

對許多人而言，墜入情網是他們最為強烈的經驗，帶給他們一種近乎宗教的確定感，但由於它使人們把世界的中心從自己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因此也造成最大的煩擾。愛情關係會造成極度自私和佔有的暴力，企圖宰制對方，不讓他離開；然而，它也會激起一種非我的過程，使愛人在當中學會看見、珍惜與尊重他者。

—— Iris Murdoch，《形上學作為道德之導引》

「愛」的面貌紛雜多樣，可指涉某種強烈的情感、欲求與心理狀態，或是某種特殊的關係與承諾，是人類生活中極為重要的經驗與現象，具體且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不過當代英國哲學家兼小說家Iris Murdoch（1919-1999）在其經典著作《善的至高性》（*The Sovereignty of Good*, 1970）當中卻指出，現代道德哲學忽視「愛」在道德活動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再談論「愛」的概念（SG, 2, 48, 99）¹，既遺忘對行動者內在生命歷程的觀照，亦無法充分地說明含藏在人類諸般生命層次與界面當中細膩與緩慢曲折的道德變化，更未能向我們提供一套允諾美善願景的成德指引。因此，復興「愛」的核心地位乃成為Murdoch倫理學思想的重點（SG, 45）。不過Murdoch的目的並不是要提出一套自為的（*per se*）「愛情哲學」，而是把它放回道學哲學的脈絡中，將「愛」視為一種幫助我們實現道德成長的工夫。受到柏拉圖的影響，Murdoch以「愛」作為在道德生活中引領我們向善前進，從而開拓道德視界的動能，主張真正的「愛」能帶來無私的眼光，幫助我們看見，使我們對他人有最為真實的認識。

Murdoch終其一生不斷在其哲學與文學作品中描繪「愛」的肖像，筆者認為她對「愛」的強調與闡述不僅在理論上是晚近許多重新重視德行與情感關係之倫理學進路的先驅，而且也為我們的實際人生以及愛能力缺乏的當今社會帶來重要的啟發與指引，具有實踐上的意涵，相當值得研究。

本文試圖探究Murdoch如何在其獨特的倫理學理論中討論愛與看見的關係。首

¹ 本文以下引用Murdoch著作時將直接以書名的略語與頁數標示於引文之後。例如（SG, 2）是指*The Sovereignty of Good*, p.2。

先，筆者將概述Murdoch採取柏拉圖式進路所建構出來的觀視倫理學理論。其次將分析Murdoch如何援用柏拉圖的Eros概念作為人類求善的動能並促成靈魂的能量轉向，以提昇道德觀視的整體品質，並因此論證愛乃有助於我們對實在的認識，能在美善的引導下，為我們的靈魂開啟智慧的眼光。最後，筆者將闡述Murdoch這種啟明之愛的重要內涵：它要求我們放下我執，以耐心且寬容的溫柔目光注視被愛者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並且運用同情推擴的想像力，對他人有更多更清楚的看見。²

壹、梅朵的「觀視倫理學」³

Iris Murdoch為當代英國哲學家與小說家，若熟悉二次戰後西方倫理學界在德行倫理學與道德心理學方面的復興思潮，幾乎很難會否認Murdoch的哲學與文學作品所帶來的影響力。⁴尤其是在她《善的至高性》（*The Sovereignty of Good*, 1970）一

² 本文其中一位審查人希望筆者能在精確地介紹Murdoch的理論概念之外進一步提出與當前研究文獻——尤其是英語系學術界——相爭論之觀點，以更突顯本文之原創性。關於Murdoch愛的理論概念及相關研究，筆者在2008年曾為文發表於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ris Murdoch Conference: Intertextualit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Kingston University London, UK，請見Lin（2008）。該文主要目的是針對部分學者，諸如Velleman、Schauber、Nussbaum、Millgram、Bagnoli與Solomon等人主張Murdoch的愛概念近似於康德的實踐之愛（praktische Liebe）的論點，提出不同看法。筆者認為，雖然上述學者正確地指出Murdoch的愛是種「關注」（attention）的形式及“really looking”（Velleman），但這種詮釋過度強調愛的認知（cognitive）向度（Schauber: “Murdoch’s official understanding of love is not sentimental. Indeed, it seems to be almost entirely cognitive and lacking in affect.”），未充分了解Murdoch對於柏拉圖有關Eros作為一種富含強烈情感與欲望的情欲之愛的援用。再者，根據Murdoch自己的說法，她愛的概念與康德的實踐之愛指涉的對象亦不相同，前者關注的是具體的個人，後者卻是普遍的人性（EM, 215）。由於篇幅限制以及引入太多論點恐導致問題意識與論證過於分散的顧慮，因此本文僅著重於釐清Murdoch本身所提出的愛的概念。

³ Antonaccio曾以“the ethics of vision”或“vision-centered ethic”指稱Murdoch的倫理學理論，但對於“vision”一詞的內涵並未做深入的闡釋，見Antonaccio（2000）。筆者以下將在正文中分析該詞的可能涵義，試圖豐富其用法並藉此更突顯Murdoch倫理學的理論特點。至於「觀視倫理學」一詞的中文用法則為筆者所創，目前中文學術界並無通用的相關語彙。

⁴ Mathewes將Murdoch與Anscombe一併納入二次戰後所興起的倫理思潮，並指出兩者都在試圖透過亞里斯多德或古代倫理學傳統的啟發而為道德能動性（moral agency）與實踐理性尋求一種更為豐厚且具體的理解與說明，見Mathewes（2000: 298）。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於檢視幾位晚近學者有關道德與哲學心理學方面的著作。他指出在Murdoch與Anscombe所